



沙溪先生遺稿三

墓碣  
墓誌  
行狀

共五

~ 20  
2461  
3



42  
23533  
DE 20  
卷六

沙溪先生遺稿卷六

墓碣 墓誌

察訪李公墓碣銘 并序

吾友李賓汝寅家于國學之側諸生多其為人踵門而遊者日數十輩既用館薦補官晚而退處懷德懷之章甫推為黌舍長萬曆癸丑年六十有七以疾卒用其年十一月庚申歸葬龍仁之先壠坐艮向坤配完山李氏祔焉後十七載其子時稷手家狀抵光山金某泣而言曰先人生嘉靖丁未少而志學選己卯司馬倡多士疏請五儒先從祀孔廟辛卯拜青巖察



訪壬辰兵後不復仕屏居而終于家先人生平終始  
唯子槩識之而執友無在世者今圖所以不朽者敢  
以墓文託之子某固辭不獲乃謂曰然而公吾友也  
雖居遠罕接乃其行之著者可舉而論也自幼而老  
自京而鄉既為士友所重其歿也一鄉皆惜曰善人  
亡至於里社蚩氓亦設奠而哭其德不既厚乎居常  
接物無忤言違色恬澹不營生屢空晏如也知舊雖  
盈門實不喜交遊以故仕不達其操履不既端確乎  
唯如是可示於今與後也歟公延安人五世祖石亨  
策佐理勲府院君高祖諱渾司憲府掌令 贈吏曹

判書曾祖諱壽長 贈吏曹判書祖諱曦司憲府監  
察考諱廷顯天安郡守陞通政階妣恩津宋氏承仕  
郎諱世英之女配李氏桂陽君諱增之後曾祖諱壽  
甲文川正祖諱文衡龍岡縣令考諱應麒早入翰院  
卒官海州牧李氏後公五年生先公十五年卒男長  
時益次時稷兵曹正郎女適掌令趙翊側出男時謙  
時省時俊時得時晦女縣監奇廷獻妾時益子恂愼  
女適崔麟次幼時稷子憬愼惇皆業文有聲銘曰質  
既美蘊之良積者多施不長羸于後昆既蕃既昌

刑曹參議金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成輝字立夫金姓光州人也系出新羅王子暨麗朝仍八葉平章公其後也高祖諱國光左議政光山府院君曾祖諱克羞忠勳府經歷祖諱忠胤副護軍考諱鈞秉節校尉妣潭陽鞠氏奉訓郎諱世仁之女戶部尚書諱裕之裔嘉靖乙未生公是遺腹也少而失學治產業鉅萬壬辰之亂入補軍餉 朝廷褒賞之至拜刑曹叅議公既富而壽仍帶華銜備享五福餘三十載以崇禎己巳考終于家得年九十有五越明年庚午二月葬于高山縣獐項山坤坐艮向之原從先兆也公性簡行遜以約致豐儉素如一日也

暨晚節悉散其財分與諸子自以甚少止資餘日不多歲而復足其使財營幹多人所不及者年高氣健晨夕杖屨往來田園間日以為常子姓內外四十餘人充堂溢宇有汾陽之慶世罕覩也公配咸陽吳氏將仕郎諱繼洪之女後公樂年生先公六十一年而卒贈淑夫人與公同塋生一男二女男珏早夭女適生貞成達善次適慎連後夫人南氏籍固城諱彥中之女生二男曰璜曰璉珏生五男二女男廷望叅奉次廷憲廷儀廷說廷尹女適成楚晚次幼成達善生一男三女男夏慶女適掌令李垞次適令徐雲駿次

適縣監沈長世慎連女適郡守吳世彥璜生三男三女男廷泰餘幼女適閔光尹次適李時載次幼璉生三男曰廷高餘幼廷望生三男三女女長適李昭載餘幼廷憲一男一女廷儀二男成楚晚一男成夏慶一男二女李垌女適判官申澆徐雲駿一男沈長世二女閔光尹一男三女並幼銘曰壽而不富者吾聞其人其或兼焉者嗣不兢兢公惟厚享實具其三母曰未貴餘慶是覃

贈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尹公墓碣銘并序  
小司馬尹公安國携家狀造余拜且請曰先人墓未

有樹也願得先生之文而鏡之石先生儻賜之一言是使長逝者不朽也余以不文固辭而尹公請之益堅謹按狀公諱某字某其先揚州人有諱崇事麗氏為三重大匡都評議司使乃公始祖也曾祖璋資憲大夫行全州府尹祖繼勳考時兩皆早卒未仕妣咸陽呂氏僉正世興之女公生五歲而孤稍長勵志力學中癸酉司馬試入太學大為章甫所推重所與交皆聞人屢舉輒不利歲乙酉公年三十九矣歎曰尚可復治筆研與少年子爭名乎遂絕意赴舉屏于先墓下久之執政聞公名除東部叅奉以事免壬辰倭

寇至 宣祖西幸公亦避兵于關西復拜義禁府都  
事明年 天將駐師松京國家急於漕轉移公為水  
運判官會有言當以文官差遣者遂適公是歲九月  
以疾卒得年僅四十七用明年某月日葬于積城治  
之南艮坐坤向之原公天性篤於孝悌侍親疾衣不  
解帶目不交睫居喪毀甚幾不勝事伯兄甚謹哭其  
喪如哭考妣時公已得解治經甚精熟既卒哭猶不  
赴南宮試親舊敦勸之而終不應鄉居築室對松楸  
扁曰永思朝夕瞻敬蔬食菜羹晏如也未嘗以絲毫  
事干人嘗拜牛溪成先生先生一見稱賞焉雅不喜

紛華治家尚儉素冠婚必據古禮遺命葬祭悉從薄  
約寧使不及於禮嘗戒飭諸子曰門戶衰爾輩當務  
自立揚然不義而富且貴亦非吾所願也公之配曰  
李氏讓寧大君禔六代孫考諱元友交河縣監 贈  
議政府左贊成妣溫陽鄭氏判書百朋之女柔嘉淑  
慎事姑盡其孝敬處娣姒間極其和睦家雖貧然至  
饋賓客恤死喪曲盡情禮或稱貸以給而終不令公  
知之教子女慈而有方先公一年卒年四十七其葬  
與公同兆三子長即小司馬公次匡國為公兄應齡  
後次弘國中文科官至通政早卒女二長適幼學鄭

以謙次適前叅奉金大胤安國娶叅奉李愬女生三男一女曰敫攸敞女適司憲府執義朴炆匡國只有妾子以弘國之子夔為後弘國娶進士鄭起溟女生三男曰夏夔度鄭以謙生一男五女曰民瞻生貞女二皆為士人妻餘幼金大胤生三男四女男曰克厚克亮克寬女三皆為士人妻餘幼敫攸生一男一女攸生二女夏生一女夔生一女度生一男皆幼公有馴行美才夫人婦道甚修而祿與壽皆不稱人謂必發於後司馬公既貴 贈公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夫人從 贈貞夫人子孫繩繩甚繁君

子以為昭哉徵乎為善者可以不息矣銘曰不施於時而積于身餘慶之發宜其長有人

石溪處士崔君墓碣銘 并序

自余失汝允實有喪予之慟逾年而悲不解今其墓草已六宿矣其徒將有樹于塋域請余銘焉嗚呼余何忍為亦何可辭汝允名命龍汝允其字也完山人鼻祖阿為高麗侍中其後世有顯人祖順成成均館司藝考渭丹城縣監母廣州安氏縣監景佑之女汝允生穎秀異凡兒年十二遘丹城公之喪秉禮如成人鄉閭稱異之服闋慨然有求道之志聞同郡處士

李廷麒有學行往請師焉李公竒其意進而教之居無幾悉通經史李公每見公輒欣然解頤曰非我教汝乃汝教我也汝允雖童年鑑識過人逆魁汝立方盜偽名其父希曾素與丹城公善嘗屬汝允曰小子盍從吾兒遊乎汝允巽謝終不往後汝立以大逆誅申廣文重慶深於易學兼通算數汝允請受易學啓蒙申公不許曰新學未易讀姑徐後汝允退自取啓蒙及算法讀之遂通蘊奧居安氏憂易戚備至廬於墓側三年不踐山外道遠近學者多歸之讀禮之暇諄諄指授博涉羣書尤精於四子及洛閩諸先生語

終日正坐俯讀而仰思之平居雖處暗室必整衣冠肅穆如對父師未嘗少懈也嘗與門生知友載書入邊山僧寺期十年不出以窮天下之理會遘壬辰倭難而出明年赴行朝牛溪成先生與語歎曰吾道有人矣及余守金馬郡汝允來訪郡齋容儀莊肅論議明白有淵源余相得驩甚恨相見之晚也自是往還甚熟相與講劇義理余少從栗谷先生得聞梗槩先生既沒偃偃無所依歸讀書無與共論者及得汝允每問疑晦輒有開發余實自幸得益友而汝允執禮過恭焉汝允少以攻苦積羸病歲辛酉卒于全州



石溪里舍年五十有五以其年某月日葬于州地某  
向之原汝允天資甚高其飭身制行動踐渠燧晨起  
必參家廟得時物不薦則不以入口總功之戚制盡  
然後復寢李處士沒為持心喪三年其為學極博而  
反于約餘力所及陰陽方技釋老之書無不究其旨  
信口而讀曾無贅牙為文詞操筆立成其譚說文義  
前代典故明爽條暢沛然若決江河聽者娓娓忘倦  
海平尹相公嘗叩其學歎賞以為不可及然其惡惡  
太甚聞人有不善若將浼已憤世疾邪每與同志道  
及時事聲色峻厲人皆為之竦聽嘗得解應 庭對

仰視殿上一考官時名相也而汝允素惡其為人故  
違式例竟坐不第其志槩多類此大為流俗所忌嫉  
然知汝允稱之者皆所謂賢人君子也娶德水李氏  
生一男勵側室子曰正吉皆有文行女適觀察使宋  
英者之子嗚呼余老且死百念俱盡所不能忘于懷  
者思與汝允共卒此事今焉已矣遂雪涕而為之銘  
其辭曰何其貞也玉雪之白何其富也雲夢之蓄斂  
焉箴之其封三尺有知德者過此必軼

獻納李公 致墓碣後叙

公之名字世系履歷行事俱載栗谷先生所撰墓碣

今不贅焉公為乙巳奸臣李芑尹元衡等所陷在罪籍者數十年 宣廟即祚嘉公忠直既伸冤復爵且命追 贈而未及施行今 上某年公之孫庠上言于 朝朝廷以 宣廟成命 贈都承旨錄用其子孫嗚呼休哉同知中樞府事金某略叙其事於碣石之下方

外舅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曹公墓誌銘併人或有不資學問之功而於日用之間能不失常性者蓋以其生質之美也長生弱冠贅于曹氏居數十年竊嘗觀外舅氏之為人生於大家早有得於門庭

處心雅素絕華美之習不拘拘於方策而待親戚睦接朋友信豈所謂生質之美者歟余常歎之今於墓道之托其敢辭謹詳公諱某字某曹出昌寧世趾其美暨麗朝大顯連八代為平章事其後有諱益清官左政丞謚襄平於公為七代祖曾大父諱九叙 贈左贊成祖諱某右贊成昌寧君考諱某判敦寧府事昌陽君妣貞敬夫人辛氏籍寧越內瞻寺僉正諱汝傑寔公之外王父也公生于嘉靖壬午年二十一陰補掌樂院兼主簿仕滿陞掌隸院司評未幾出監陽城縣病未赴乙卯文化縣令為政不尚嚴猛民甚便

之隣郡信川守金生海雖年紀不相適許與為友生  
海在郡遽死時其家屬先已入京無衣服以襲斂公  
悉出已之所有使之無憾人皆義之其子感恩抵死  
稱道焉歲己未丁內憂癸亥金郊察訪陞信川郡守  
乙丑罷戊辰濟用監主簿俄遷軍資監判官尋罷癸  
酉丁外憂乙亥制除自後十年連佩郡符四載於寧  
越六期於朔寧以善政褒 啓還拜典設司守丙戌  
出鳳山郡守己丑適在鳳時捕鄭賊汝立之黨數人  
庚寅以功陞通政階為衛將僉知中樞府事辛卯長  
湍府使壬辰春病卒官年七十一時倭賊逼京越一

月渴葬于坡州南面某向之原從先兆也公配淑夫  
人茂松尹氏進士諱瓘之女生男景仁某官女即長  
生之室也側出女四人長承旨南彥純妾次安宗男  
次鄭承禧景仁娶領議政沈守慶女生男曰文秀甲  
子登第方為連山縣監女長李碩隣次韓爔司馬次  
朴蓮司憲府掌令長生男曰槃早死曰集縣監曰槃  
弘文校理女曰徐景霽監察次早夭次韓德及縣監  
南彥純子曰某某安宗男女二人鄭承禧子曰良  
堵文秀娶贊成李時彥女生男曰漢英女二人幼李  
碩隣男曰靖韓爔男曰某朴蓮男曰某甲子司馬金

沙溪先生遺稿卷六  
集妻子曰益炯曰益煉女金泰立司馬次鄭廣源金  
槃男曰益烈曰益熙曰益兼餘幼女曰李瀉縣監曰  
李厚源縣監曰張次周餘幼徐景霄女長慎曝司果  
次成壽韓德及男曰壽遠曰智遠曰志遠女曰李汝  
洪餘幼銘曰慈祥之質艾耄之齡于郡于府克著厥  
聲位雖未顯在公何害有孫克家福蓋未艾坡山之  
陽繫公攸藏我銘不朽用發幽光

沙溪先生遺稿卷六

沙溪先生遺稿卷七

行狀

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兼弘文館大提學藝  
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栗谷

李先生家狀

本貫京畿豐德府德水縣

高祖抽知郡事 贈左贊成妣

曾祖宜碩判官 贈大司憲妣崔氏 贈貞

夫人

祖箴 贈左叅贊妣洪氏 贈貞夫人

父元秀監察 贈左贊成妣宜人申氏 贈

貞敬夫人

先生諱珥字叔獻上世有諱敦守高麗中郎將實為  
鼻祖世趾其美政丞府院君曰允蓋司空樂安伯曰  
千善政堂文學曰仁範文學士諱揚始仕我朝為  
叅議 贈判書生諱明晨知敦寧事謚康平是生知  
郡事詳在德水世譜及諸墓碑碣所記監察公悃悞  
無華休休樂善有古人風申氏己卯名賢命和女資  
稟絕異習禮明詩於古女範博極無餘先生以嘉靖  
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關東臨瀛北坪村生時

申夫人夢龍抱兒納于懷中故小字見龍生而穎悟  
絕倫學語便知文字三歲外王母以石榴試之曰此  
物何似先生即舉古詩以對曰石榴皮裏碎紅珠人  
竒之五歲申夫人感疾危劇一家奔遑先生潛禱于  
外王父祠堂從母適過而見之驚嘆與之慰解而抱  
歸嘗有人渡水而顛躓幾危人皆拍手先生獨俯視  
怵惕亟發驚動之聲其人獲免乃已其孝親愛物之  
心天性然也八歲就外傳業日進嘗題詩花石亭調  
格渾成雖老於詩律者有不能及也詩曰林亭秋已  
晚騷客意無窮  
遠水連天碧霜楓向日紅山吐孤輪月  
江含萬里風塞鴻何處去聲斷暮雲中九歲覽二倫

沙溪先生遺稿卷一  
行實讀至張公藝九世同居即慨然曰九世同居勢  
或有礙至於兄弟不可離析遂手畫兄弟同居奉父  
母之圖以觀之又好撫前古名賢將相事實題其姓  
名記其行迹而景慕焉十三歲中進士初試文章日  
就聲聞籍籍而亦不屑為也遂專心于聖賢之學十  
六歲丁內憂廬墓三年一遵家禮不脫衰經躬執祭  
饌雖洗滌之事不使僮僕任之十八歲而冠為學專  
用力於內時先生新免於喪哀慕不自克常日夜號  
泣一日入奉恩寺披覽釋氏書深感死生之說且悅  
其學簡便而高妙試欲謝去人事而求之十九歲以

書留別諸友曰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是氣  
者人之所同得者而養之則役於心不能養之則心  
為氣役氣役於心則身有主宰而聖賢可期心役於  
氣則七情無統而愚狂難免古之人有善養氣者孟  
子是也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樂山者非取其  
峙而已取其靜之道而體之也樂水者非取其流而  
已取其動之道而體之也仁知者之所以養氣者捨  
山水而奚求哉因入山門戒定堅固至忘寢食久之  
忽思以為佛氏戒其徒勿作增減想者何意也蓋其  
學無他奇妙只欲其截斷此心走作之路凝聚精神

以造靜極虛明之域假話頭使之依靠下功而又恐  
人先知此意則着禪必不精專故又設此禁以誑之  
也乃悟異說之非盡棄其學而專心吾道著自警文  
一以聖賢為準則敬義夾持知行並進不由師承自  
得其妙嘗語學者曰吾少時妄意禪家頓悟法於入  
道甚捷而妙以萬象歸一一歸何處為話頭數年思  
之竟未得悟反而求之乃知其非真也二十三歲謁  
退溪先生于陶山問主一無適應接事物之要厥後  
往來書札辨論居敬窮理及庸學輯註聖學十圖等  
說退溪多捨舊見而從之嘗致書曰世間英才何限

而不肯存心於古學如君高才妙年發軔正路他日  
所就何可量哉千萬益以遠大自期辛酉丁外憂甲  
子試司馬文科皆擢狀元即拜戶曹佐郎 明廟以  
釋褐登龍門命題先生製三十韻律詩以進 上嘉  
賞之 賜賚特優乙丑移拜禮曹佐郎尋拜司諫院  
正言自以新進未可遽當言責上疏辭不許丙寅率  
同僚陳疏請立志勉學親近正士冬遷吏曹佐郎慨  
然仕路之溷濁務張公道欲防關節請托之路銓長  
朴永俊不肯先生歎曰痼弊誠不可醫也隆慶丁卯  
明廟喪用日者言卜葬以第四月儒生上疏有譏其

渴葬者 王大妃命用第五月曰雖不吉亦可用也  
領相李浚慶左相李冀 啓以為安厝 先靈而不  
用吉月未安先生聞之歎曰諸侯五月而葬先王之  
定制未聞擇月也 慈殿明燭正理而大臣不能將  
順其義反以左說為重時事可知戊辰適為直講以  
千秋書狀官朝京冬還 朝拜弘文館副校理即  
宣祖初服也上疏辭職自陳少時誤染禪學之失不  
敢當論思之任 上優批答之曰自古雖豪傑之士  
未免為佛氏之所陷溺矣不可以昔日從事禪門之  
小失輕適玉堂論思之重任且悔過自新其志可嘉

既復拜吏曹佐郎聞外王母病甚棄官歸省于江陵  
諫院以歸覲外祖法典不載劾之 上嘉其孝不允  
已已拜弘文館校理承 召入京自以為學未進不  
可從政前此累辭要職至是自陳外祖母有養育之  
恩居江陵老病無子請解官歸養且俟學進而仕  
上答曰身雖在朝亦可往來省覲何必解職因命吏  
曹曰往見外祖母雖非法例校理李珥特令省覲可  
也先生感 恩就職時當 明廟禫舊例禫後陳賀  
先生謂同僚曰自 上喪制甫畢遽受賀禮揆之情  
理未安且百官哭泣之餘旋即陳賀是歌哭同時也



乃上劄請以賀為慰八月於 經席進講孟子 啓  
曰世代各有所尚戰國之時在於富國強兵戰勝攻  
取而已至於西漢之淳厚東漢之節義西晉之清談  
皆一代所尚也人君當觀一代所尚之如何所尚不  
正則當矯其弊今者承權奸鉗制之後士習委靡偷  
惰徒知食祿自肥而無忠 君憂國之心縱有一二  
有志者皆為流俗所拘莫敢出氣力以振國勢俗尚  
如此 聖上當奮大有為之志以作士氣然後世道  
庶可變昔者孟子以匹夫之力只以言語教人尚能  
熄邪燄廓正路况人君任治世之責能以斯道教民

則非徒垂教於後世亦可興化於當時其功豈特孟  
子而已講畢又 啓曰人君不欲治則已如欲為治  
必先下功於學問學問者非特 勤御經筵多讀古  
書而已必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工夫不懈實有其  
效然後乃可謂之學問也匹夫在家雖有學問之功  
其效不見於世人君則不然蘊之心術發為政事故  
其效立見也當今民生困瘁風俗薄惡綱紀陵夷士  
習不正而 殿下臨御數年未見治效竊恐 殿下  
格致誠正之功有未至也 殿下誠志於治則雖芻  
蕘之言可補 聖德若 殿下悠悠泛泛只事文具

則雖孔孟恒在左右日談道理亦何益哉領議政李  
浚慶進曰 朝廷之上當守體統頃日承旨請面對  
事非近規恐壞體統假使 國家有可畏之機自有  
臺諫論思之臣何必承旨請對耶先生曰此言不然  
只在所言之如何耳若所言是則何妨於體統承旨  
亦 經筵叅贊之官請對言事亦其職也今者善政  
不舉百度廢弛若不奮然振作以新一代之規矩而  
徒欲拘常守舊則安能祛積弊而大有為哉大臣不  
能引君當道而惟遵守近規是務殊非羣下所望也  
先生每因進講極陳為學為治之說而 上嘿無一

言乃 啓曰入侍之臣預思所 啓之事晝夜量度  
及至 上前怵於 天威言不盡意自 上雖虛心  
酬酢尚患下情不達況沉嘿不言以阻之乎目今天  
災時變近古所無臣惴惴不知更有何事 殿下  
當敷求善策汲汲救時不宜深拱無所猷為也 明  
宗大王以二百年 宗社付之 殿下 殿下受其  
憂也非受其樂也二百年 宗社日隲危地而 殿  
下不思所以振起之乎 上曰蘊之為德行然後乃  
可發之為事業豈可無德行而有事業乎且三代之  
治不可猝復也先生曰 殿下此言固是循本之論

但德行非一朝可辦而政事不可一日廢也允德未成之前將置政事於不問而任其紊亂乎德行事業當交修並進也且三代之治固不可猝復至於革弊救民則此豈難行之事乎堯舜之德雖曰難及但求堯舜之用心法堯舜之善政則庶幾堯舜之治矣上曰古亦有無堯舜之德而有堯舜之治者乎先生曰古人無法堯舜者故不見其治誠能法堯舜而行之則豈無其治乎孟子勸齊宣梁惠行王道以二君可行王道故也豈好為空言哉先生嘗因書堂月製乃設為問答之辭論王伯治國安民之道名之曰東

湖問答以奏 御後 上問曰何以漢文帝為自棄乎對曰文帝固是賢君當漢道全盛之時可以復古而終於雜霸故臣以為自棄耳 上曰文帝之不能復古以經籍遇火真儒不作故耳豈是文帝之過乎對曰文帝無大志每好卑論雖有文獻亦將如之何哉人君立志不高者大抵皆自棄也時 壺儀未建先生疏論時弊因陳擇妃之道其略曰古之帝王所與為婚者莫非先聖之後仁賢之裔其求之之道不過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已未聞聚會 闕庭辨其優劣如今日之為也已然之

事雖不可追自今以後勿以容姿服飾次等級推卜  
吉凶為急務而先觀父母之賢否以察其家法次觀  
威儀之合度以察其女德且以宣問大臣必得衆心  
允協然後乃定則天人之意無不同矣一日 上語  
及乙巳之事領議政李浚慶曰衛 社之時善士或  
有坐死者其瘡痍未合矣先生曰大臣之言何可舍  
糊不明乎衛 社是偽勲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  
仁廟禮陟 中廟嫡子只有 明宗一人而已天命  
人心豈歸他人哉奸兇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林以  
錄偽勲神人之憤久矣今當 聖上新政之初當削

勲正名以定國是不可緩也浚慶曰事在 先朝不  
可猝改先生曰不然 明廟幼冲即祚雖不免奸兇  
之欺蔽今則 在天之靈洞照其奸雖曰 先朝之  
事豈可不改乎冬間外祖母病重解官歸省庚午又  
拜弘文館校理五月白仁傑上疏請昭雪乙巳己酉  
之冤枉於是政府三司同發論 啓而猶未舉偽勲  
先生以為正名為政之本而名之不正莫甚於偽勲  
乃言于同僚力主削勲之議時退溪先生與奇高峯  
大升亦以為 先朝已定之事不可革罷朝議多以  
先生之議為過而先生獨排衆論終始不撓王堂四

十一劄皆先生手筆也至丁丑因先生議又論之竟  
得回 天物論快之冬辭歸海州辛未還坡州拜吏  
曹正郎不赴尋以弘文館校理承 召入朝拜檢詳  
舍人弘文館副應教皆辭六月除清州牧使專務教  
化手撰鄉約法以率之未幾病遘壬申夏拜弘文館  
副應教謝 恩病不供仕復辭歸坡州時相李浚慶  
高亢不能下士且膠守舊轍導 上因循架漏無相  
業可觀士類多短之乃與洪曇金鎧輩有裁抑士類  
之意戊辰年間金鎧為大憲承浚慶風旨欲論去朴  
淳朴應男奇大升李後白尹斗壽等十七人適以事

遘職不果己巳再入 筵中極言年少輩朋黨以少  
凌長幾成己卯之習臺諫安自裕鄭澈承旨沈義謙  
等面斥其詆毀己卯紹述衮貞之所為三司並發請  
門外黜送翌日承旨奇大升請對力陳其曲折而請  
罪之退溪先生亦惡其所為與奇高峯書有曰吾輩  
今日實無更張國事變亂政法將欲迫逐舊人濟已  
植黨之為者而彼乃強此之無擬彼為罪援昔所誣  
斥今為證必欲納之罟獲陷穽之中而後已也其後  
李浚慶入侍 啓承旨請對非近規先生辨其不然  
及 明廟喪畢士類以為 明廟既後 仁廟為人

後者為之子 仁廟不宜享於 延恩當祔 文昭  
殿浚慶之意則 仁廟之於 明廟異於父子當享  
於 延恩論議不合三司論浚慶復踵李芑之論辛  
未李浚慶使其族弟李元慶通白仁傑洪曇諸宰等  
復欲罪朴淳朴應男李後白尹斗壽尹根壽吳健鄭  
澈等十七人其言傳播語侵白仁傑仁傑遽歸坡州  
以此浚慶之計解散及疾病將死上劄言朝臣朋黨  
疑亂 上聽必欲去之 上頗驚疑先生為陳疏解  
之既而遠接使 啓差從事官拜司諫院司諫辭又  
拜弘文館應教上疏辭自 上有李珥本是迂濶者

之 教蓋先生自以為學未進不可從政累辭要職  
而凡所陳說必以唐虞三代之道為言故下是 教  
未幾拜典翰又辭不就萬曆癸酉拜弘文館直提學  
三 召不置乃入朝 上曰爾何退而不來對曰臣  
病深才踈自度不能為徒食廩祿不如退免罪戾  
故不敢進耳 上曰爾才子所知也勿為過謙之辭  
從今不更求退可也先生曰臣跼伏田里未知 聖  
學成就如何今日民生憔悴風俗頹敗至於如此臣  
行見 聖學之日章而終不見效臣竊恠焉 即位  
之初大臣輔導失宜每引以近規排儒者之論故至

今不善治耳匹夫讀書躬行尚且志在濟世况 殿  
下主一國之民操可為之勢稟可為之質寧無惕然  
自奮之志乎鄉約是三代之法而 殿下命行之誠  
近代所無之慶也但凡事有本有末鄉約正萬民之  
法也 朝廷百官未底於正而先正萬民則舍本治  
末事必無成 殿下必須躬行心得而施及朝廷政  
令皆出於正然後民有所感發而興起矣 上曰予  
自顧省不欲輕舉而言者不止故從之耳對曰 殿  
下誠心願治則只此一念便是關雎麟趾之意豈必  
德如文王然後始興周家事業乎十月於 筵中啓

曰人君處崇高之位自以為滿足則善言何由而入  
必也兼聽博聞擇善虛受然後羣臣皆為我師而衆  
善合於 君身德業以之崇廣矣今 殿下謙冲退  
讓形於 下教而至於不從公論自是非人則反有  
謂人莫己若之病臣竊悶焉三公雖欲建白恐拂  
聖旨反為 君德之累故悶嘿度日若 聖旨在於  
求治則大臣亦必盡言而廷臣各陳所懷矣 上曰  
我國之事誠難為也欲改一弊又生一弊弊未能革  
反添其害先生曰紀綱不立人心解弛官不擇人苟  
充者多徒知鋪啜不念 國事革弊之令一下先懷

厭憚之心非徒不能奉承又從而故令生弊此所以  
績用不成也已而陛下副承旨入侍 筵中啓曰今  
日國無紀綱無可為者若今因循則更無所望必須  
自 上奮發大志深悔既往之誤因以敕勅大臣百  
僚一時振發以立紀綱然後可以為國紀綱不可以  
法令刑罰強立之也 朝廷善善惡惡得其公正私  
情不行然後紀綱立矣今者公不能勝私正不能勝  
邪紀綱何由而立乎人之所見自古不同迂儒則以  
為堯舜之治朝夕可做俗士則以為古道決不可行  
此皆非也為治須以唐虞為期而事功則須以漸進

也臣昔者忝冒玉堂每以唐虞三代之事陳達於  
上前臣意非欲遽見其效也只欲今日行一事明日  
行一事漸入佳境耳我 國唯 世宗大王之政可  
法用人不拘常例任賢使能各當其才今日必須擇  
人授官委任責成然後庶績可熙矣己卯年間趙光  
祖有致澤之志而年少士類作事無漸未免騷擾竟  
致士林之禍至於任事者輒以己卯為戒然己卯之  
作事無漸豈不逾於今日之全不做事乎自 上必  
先躬行本原澄澈然後為治之具次第舉行則羣下  
聳動矣既先修己必須尊賢所謂尊賢者非爵之而



已必用其言施之事為然後方是尊賢也今 殿下  
可謂好賢矣但見命之爵而已未聞用其言也彼誠  
守道之士豈為虛禮而來仕乎且未出身人若有才  
德則用為憲官此 國家恒規也自己卯以後遂杜  
其路此不遵 祖宗之法也 上曰用賢固好矣但  
不經事之人恐其作事過中也對曰若有過中之舉  
則自 上當裁制之不猶逾於恬然不為者乎世衰  
道微士子只知科舉為發身之路彼一等人物必不  
屑屑於此科舉用人乃叔季之習也又曰今日之務  
莫急於恢張公道自 上無一毫私意然後可以感

發人心而近日臺諫所 啓若涉 宮禁內需等事  
則 上必牢拒羣下疑 殿下之有私而以容嘿為  
得體孰有如臣愚者乎愚者或有一得其言亦可聽  
也他日先生更請以未出身人通臺憲之路 上乃  
下其議于大臣大臣皆以為是 上允之 上夜御  
丕顯閣 召侍臣進講書傳先生 啓曰太甲賴伊  
尹匡救之力克終允德若無伊尹則成德未可期也  
人君之得賢非但為一時之益亦可托六尺之孤矣  
雖聖智之君天下之大不能獨理必以得賢為務故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

憂人君之職在於得賢耳講訖又 啓曰自 上所  
論人心道心之說至為精切以此精明之學益加踐  
履之功則可以匡濟一時矣雖精於文義若不切已  
用功則亦何益乎臣見近來紀綱板蕩 命令不行  
民生之苦如在水火如是而國家無事者未之有也  
今須急聚賢士使之各陳所懷切於救民者採而用  
之則猶可及救也苟或因循舊轍日益向下則雖有  
大賢亦無如之何矣 上曰自古新立國之君不能  
無失德而尚致小康立國寢久漸至衰微則雖有賢  
君不能為治矣對曰不然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之

主也二君豈賢於文王高祖乎至如晉悼公十四即  
位六卿強公室弱而悼公能自振奮卒成霸業顧其  
立志如何耳今者 殿下立志求治矯革宿弊則何  
治之不可成乎 上曰革弊極難矣先生對曰若得  
人則不難矣 上曰雖得人若如宋神宗之志大才  
疎則亦何益乎先生對曰宋神宗之立志亦誤矣為  
國以愛民為先而神宗欲事富強故小人進興利之  
說若以保民為務則小人何由售其奸乎為人君者  
須以保民為志可也時羣臣請 賜退溪先生謚  
上以行狀未成不許先生進曰李滉行迹昭在耳目

行狀有無有何增減 殿下於已死之賢猶且靳於  
褒崇况於一時之士寧有好善之誠乎李滉之謚雖  
遲一二年猶無大害四方之士疑 殿下無好賢之  
誠則其害豈淺淺乎是時先生欲積誠以回 天意  
黽勉從仕牛溪先生語之曰儒者當以格君為務若  
上心不回則當速引退不然則是枉尺直尋非儒者  
事也先生曰此言固然但 上心豈可遽回當徐徐  
積誠以冀感悟若以淺薄之誠責效於旬月而不如  
意則輒欲引退亦非人臣之義也甲戌正月以右副  
承旨上萬言疏極陳時弊且言弭災之策及進德之

功 上答曰善哉論也古之人無以加焉有臣如此  
何憂不治第緣事多更張不可猝然盡變此疏示諸  
大臣議處且命謄書以進副提學柳希春進 啓以  
慎飲食為治病之要先生曰治病非但藥餌食物必  
須治心養氣然後可以養病古人詩曰萬般補養皆  
虛偽只有操心是要規是故治心本也食物末也苟  
不治心亦何能養生乎先生雖被 上眷而言不見  
用有人問曰公留朝數月有何功業先生曰雖當國  
之人亦不可責效於數月之內况能言而不能施者  
乎人曰識者頗疑叔獻之久留也先生曰每冀 天

心庶或可回是以不決去就耳或又謂先生曰志在扶顛持危則雖涉苟且不可退去先生曰苟且則是枉已也枉已而能扶顛持危者吾未之聞也或曰雖不能大有所為隨時隨事有所補益使不至危亡者是或一道先生曰此當國大臣之事也大臣已受重任當見危授命不可退去苟非大臣則見幾而作不可失其身也先生語人曰吾留數月或疑其久留或恐其速退識見之得中豈不難哉蓋以上頗好儒術傾嚮先生先生自任之重庶幾有為故雖有不合者猶眷戀低徊不忍遽退也二月 上謂先生曰漢

文何以不用賈誼乎對曰文帝雖賢志趣不高見賈誼言大疑而不用耳凡人大志然後可以做大事譬如主人欲構數間小屋而工師乃欲構大廈則豈肯聽從其言乎因白 上曰今者災變屢作民困日甚不可徒曰恐懼修省而無其實也近來 教令儘善而實效則未之見也 上曰何以則有實效耶對曰 殿下每以變通為難故終無實效若不更張無以為國 上曰若非 祖宗法制則更張何難對曰非欲盡變 祖宗之法也至於貢案是燕山所定非祖宗法也臣非好更張欲救民瘼也若欲改紀今日

之政則必求有為之才若不改紀則求賢何用自古  
聖賢隨時變通以天運言之歲久則曆數必差代各  
有人出而改正若不隨改則天象差謬四時失序矣  
後日 上以紀綱未振為歎先生對曰紀綱在國家  
若浩然之氣在一身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一事  
偶合於義而可襲取之也須是今日行一義明日行  
一義義積于身仰不愧俯不怍然後浩然之氣充滿  
流行矣紀綱亦然非一朝發憤而可立也須以公平  
正大之心施之政事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  
直必舉枉必錯功必賞罪必刑紀綱立矣 上曰今

行何事可以為治乎先生曰為治之道何可盡達大  
槩先立大志得賢委任可也但知人實難必先用功  
於學問窮理居敬力行三者勉勉加功至於理明德  
成則人物之賢愚邪正可以洞照毫髮不差矣然學  
問必資啓沃之助須親近儒臣使之盡誠輔導此等  
事是為治之根本此外別無他巧術矣 殿下若於  
羣臣親密無間則可以細知情狀得其取舍之正矣  
世宗大王知人善任亦由知其情狀故也 世宗朝  
用人不問久近高卑惟其人器相稱故有守一職而  
終身者有超擢不日而至卿相者六卿百官莫不久

任而庶績以成其於儒臣 眷遇殊絕故臣隣咸懷  
效死之心今日 殿下既無親信委任之臣庶官數  
易故百事不理譬之家事則分家衆以職耕者耕樵  
者樵織者織然後家業以成若朝耕而午樵午樵而  
暮織則無一事可成矣今士大夫盡職者無賞瘵官  
者無罰其為身謀則便矣奈國事何哉 殿下何不  
擇人授職使久於其任乎修撰尹覲進曰李珣論學  
以窮理置於居敬之先臣意居敬當在窮理之先先  
生曰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尹覲之言是也  
但敬是貫終始之功無先後可論且窮理知也居敬

行也臣以知行之序言之耳又曰 殿下欲用功於  
為學則先須立志堅定不移而敬以窮理敬以力行  
用功之久至於義理有味以學為樂則處善循理快  
然自得心廣體胖泰然悅豫矣古之人君有能治其  
國而不知學問之樂徒勉於事功故多有終始參差  
者昔者唐明皇以身瘦國肥為言此是強作者也其  
能久乎若學問有效則身與國俱肥矣是時成均館  
儒生序齒流俗多非之李公海壽謂先生曰齒坐非  
館中所宜也榜中尊敬狀元此亦禮俗豈可坐於狀  
頭之上乎先生曰狀元之尊施于榜會可也若館中

乃明倫之地長幼之序不可亂也且狀元之尊何如  
王世子乎古者世子入學尚以齒坐狀元非所論也  
三月 上命義盈庫納黃蠟五百斤外間莫知所用  
或云將用于佛事時先生為大司諫 啓曰黃蠟將  
用何處耶亟示 聖意以解羣惑 上曰內用之物  
非羣下所敢仰問又 啓曰宮中別無許多用蠟之  
處此必出於邪歧曲逕不可使聞於人故臣等憂  
聖志之不能無惑欲防微杜漸耳昔司馬光曰吾平  
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今臣等方以正心誠  
意望於 殿下而只此一事不肯宣示則未知幽獨

得肆之地其能不愧屋漏乎請自今以後勿進非正  
之供洞示 聖懷若青天白日使羣下得仰見也  
上怒曰昔者梁武口苦索蜜不得不料再見於今日  
也時事至此寧不痛心先生率同僚辭職曰 聖教  
辭氣太厲至以侯景比臣等臣等不勝驚愕戰慄之  
至該司之物固是 殿下之所有用之以正則羣下  
當奉承之不暇尚敢有一言乎若用之以不正而  
君舉將歸不法則雖該司亦當覆送况言官安敢嘿  
嘿乎近者外間喧播之說或以為將造佛像或以為  
將興佛事而水銀黃蠟內入之 命適下於此日臣

沙溪先生遺稿卷之七  
等豈無憂懼之念乎 殿下但當內省于心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而已秘諱峻拒一至於此何歟昔舜造  
忝器諫者十人武王嗜鮑魚太公不進此豈愛敬不  
足而然哉誠以忠臣愛君以德敬君以禮逢迎承順  
反害於愛敬故也 殿下以一言之不能承順輒加  
震怒至於痛心夫逢迎承順之態不足而有妨於唯  
其言而莫予違者 殿下之所痛心也 上無虛受  
之量下乏忠鯁之益國事日非不可收拾者臣等之  
所痛心也臣等輕淺陋劣誠未上孚請斥逐臣等  
上尤怒曰今見啓辭不足備一笑假使崇奉異教流

來胡像亦多矣新造何為未知聞於何人乎予欲拿  
鞫 啓曰傳播之說非出於一人之口若必一一拿  
鞫則何異於衛巫之監謗乎 殿下只治臣等妄言  
之罪足矣何必立威而箝口以駭四方之觀聽乎嗚  
呼 君德日就高亢士習日趨萎弱雖使朱汲在位  
讜言日進時事之正亦不可望况以臣等之淺劣其  
能有補於萬一乎請 賜斥罷凡五 啓 上教愈  
嚴而言尤切直不必挫焉既而 上頗悔之 命還  
下黃蠟先生每於入侍之時懇懇多所陳達盧相守  
慎謂人曰李某於 經席多言 上所厭聞者恐其



生事我欲止之而不相知故不能也先生聞之笑曰  
既不能自言又止他人之言平生讀書何所見而如  
此乎他日入侍先生自陳多病不能從仕請退而調  
攝 上曰病若如此亦無可奈何隱居最好古詩曰  
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為友鹿為羣豈不樂乎先生  
對曰臣則有不然者古之隱士與人主不相接無君  
臣之契故可以相忘而又身健無疾自適於佳山好  
水臣則受恩深重故雖在畎畝心懸冕旒又有疾病  
隱居何樂焉只是難於尸素故不得不退耳因謝病  
免旋拜右副承旨復謝病歸坡州拜承旨諫長皆辭

不就十月拜黃海道觀察使先生以為外職非如近  
侍且方伯可救斯民一分之瘼乃拜 命疏陳民瘼  
蠲除弊政專以興學校尚教化恤民隱修軍政旌淑  
瘴惡為務士民感悅貪猾悚戢乙亥春以疾遶歸坡  
州即拜副提學又以疾辭 不許會有 仁順王后  
之喪遂昇疾入京呈辭至三又 不許持平閔純請  
於卒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乃會二品以  
上及三司長官廷議二品以上皆曰五禮儀 祖宗  
時撰定之久矣不可輕變大司憲柳希春亦以為當  
守 祖宗之典且曰人君居喪與士大夫不同時先

沙溪先生遺稿卷之七  
君子為大司諫與先生意合力言喪禮不古久矣因  
此聚會當變通從近古之禮先生引古禮以 啓曰  
必欲盡合先王之禮則當初上下當具衰經如儀禮  
之制別造布帽布團領布帶以為視事之服今既蹉  
過不能追復寧依宋孝宗制為近於古也若玄冠烏  
帶之制宋高宗朝羅點建白行之此時喪紀廢壞易  
月之後純用吉服故羅點此論猶愈於已朱子君臣  
服議辨論甚詳豈可不從朱子之論而泥於羅點之  
議乎五禮儀撰定時無識禮之儒臣不能導 先王  
於正禮豈可再誤於今日乎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

守慎乃議 啓請從白衣冠之制先生去年以大諫  
言不合退去而今又供職諸公多疑其出處牛溪先  
生亦語人曰如叔獻出處古未之有也先生聞而笑  
曰出處固非一端我當初固無供職之志欲於 山  
陵事畢後退去而適自 上累賜休告不改其職且  
主上哀疚之中善端開發異於昔日故欲姑留積誠  
以冀萬一之幸耳君子果於忘世則已如或有意於  
斯世則當此錮陰生陽之時豈無可乘之機乎 上  
於卒哭後猶未復膳三公率二品以上 啓請從權  
羣臣將退 上呼先生來曰副提學歸鄉里仍為監

司久不相見矣因 溫諭問以海西疾苦 賜語良  
久而罷後日講書傳至肯構肯堂處先生 啓曰今  
人多不解肯堂構之意只以膠守前規為肯堂構此  
甚不可其父定其基址其子仍其制而構屋然後乃  
為善承父業也今若只守其基而無所營建則是不  
肯堂構也以國家言之祖宗創業法度未備或時移  
世變有可矯革者隨宜經紀當乎義理乃是繼志述  
事也若只守其法不知變通因循頽墮則豈是繼志  
述事乎蓋先生欲改弊政故臨文風之因問 上曰  
曾聞 殿下謂侍臣曰予欲學問只緣多事未遑此

誠有之乎 上曰然先生曰臣聞此言一以為喜一  
以為憂喜者喜 上有學問之志也憂者憂 上不  
察學問之理也學問非謂兀然端坐終日讀書也只  
是日用間處事一一合理之謂也唯其合理與否不  
能自知故讀書以求其理若只以讀書為學問而日  
用處事不求當理則豈所謂學問者哉今 上日用  
之間事事深求合理而無少不善則此乃學問也自  
上質羨寡欲其於學問不為也非不能也六月入  
侍啓曰昨日自 上答館劄曰毋甚高論若只是  
殿下謙辭則可矣若實以臣等之言為高論則恐非

宗社生民之福也漢文帝以三代之說為高論故  
切烈未免乎卑此豈可法乎一日 筵中 上曰四  
書小註多有未穩處欲稍刪改以便觀覽王堂可任  
此也先生 啓曰此非臣學力所能獨當學問之士  
不論出身與否使參玉堂同議刪定 上曰前日大  
臣使予招見成渾子亦欲見之但未出身人無入參  
經席之例雖招賢者只一見而已有何益乎先生曰  
自 上誠欲有為則雖舊例所無亦可變通膠守前  
規豈能有為乎學問之士處以閑職使之輪日入侍  
經筵則於助成允德大有所益矣他日又 啓曰今

日急務莫如勉加 聖學以為出治之本而必得賢  
士與之居處曾以未出身人出入 經筵事進 啓  
而自 上以為難當更問大臣而處之且承旨親入  
啓事此 中廟朝所行也 成廟朝不時招玉堂  
入直之臣對于便殿名曰獨對此例亦可復也又曰  
當用超遷久任之法 世宗用人以此法今之官爵  
朝更夕變有同兒戲百事不可做矣七月有宮奴犯  
禁毆打憲吏跳入 王子寓舍明日憲府追捕益急  
上聞之大怒以為憲吏作亂于 王子寓舍命下  
憲吏于義禁府 傳旨曰憲府不當捉人于 王子

寓舍憲府避嫌時先生遭服在家出仕後乃獨 啓  
曰此事上下胥失之憲吏之事非臺官所目覩安知  
非直捉于 王子寓舍而明言其不然耶 殿下亦  
非目覩只聽婦寺之言婦寺之言何可盡信且 王  
子宮奴素稱恣當嚴加檢飭侯氏一婦人也尚知  
教子之方常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 殿下  
有子何患其不能伸乎後於 經席 啓曰人不能  
皆賢不能皆不肖賢者欲 君上是非分明愛好儒  
士不肖者亦欲 君上是非不明不喜儒士此理勢  
之自然也頃者自 上頻接大臣傾嚮儒士且有不

時召見之 教人皆欣然以冀至治而近日事勢忽  
變非徒不喜引接開 筵亦罕問閭閻不善者皆喜  
悅增氣賢者憂而不肖者悅此豈盛世之事乎因  
啓曰近日以憲吏一事守法忤 旨之臣 上必厭  
之但自古阿諛附托者後必遺君守正不阿者後必  
盡忠以周昌之事觀之昌廷爭甚強可謂不愛趙王  
矣後為趙相盡誠保護呂后不能召致趙王先召周  
昌然後乃致之惟其平日有守正之節故後日能保  
護此意非獨自 上知之妃嬪亦當知之 上默然  
時許曄為大司諫金孝元為司諫以為左相朴淳按

獄失體 啓請推考淳乃謝病於是兩司議論相符而獨正言趙瑗與先君子以請推大臣為非先君子時為憲長仍論許曄以屍親切族持論過重兩司引嫌辭避弘文館當處置先生問于同僚曰此事何如皆曰若適兩司是妨言路先生曰不然當觀其事之是非耳諫官有失而王堂糾正則何妨言路乎大臣有罪則適之可也罷之可也雖流放竄殛亦可也言官隨事論斥有何回避但不可請推也所謂推考者有司詰問照律非所以待大臣也昔漢臣有請使司隸校尉督察三公議者非之以為不可使有司督察

三公今之請推大臣乃有司督察三公也諫院之啓既非而憲府雷同皆可適唯金大憲趙正言可出仕僚議不同先生力辨良久乃歸一著作洪迪李敬中等曰許大諫豈至於私所親而為過重之論乎大憲亦不可不適乃上劄盡適兩司而只請趙瑗出仕先是尹元衡方用事沈義謙為舍人以事詣其家元衡之壻李肇敏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室中多有寢具義謙歷問是何人所寢肇敏隨問以對其一則金孝元也孝元時未登第而有文名義謙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士乃從權門子弟遊乎決非介士也厥後

孝元登魁科聲名日盛朝士爭推獎焉吳健欲薦孝元為銓郎義謙以前事輒沮過故孝元居郎僚六七年乃為銓郎癸亥年間李樛方禍士林義謙有救護之力故前輩士類多許之而孝元心嫉義謙常語人曰沈也戇而氣粗不可柄用前輩皆疑孝元挾前憾有報復之志或有指為小人者而孝元儕輩亦皆斥義謙以為害正之人由是前後輩不相協有分黨之迹許曄雖前輩而推許孝元故年少輩尊之為首朴淳有清名重望而是前輩故人或指為義謙之黨許金之攻朴實出於私意而年少輩皆孝元之儕輩故

議論之和附至此九月大司諫鄭芝行問于先生曰士論橫潰將何以處之先生曰此由銓曹不得其人故也但當靜以鎮之終不可駁擊惟朴謹元所為不厭衆心此可 啓適芝行深然之欲只駁朴謹元而同僚欲悉駁銓官其論甚盛芝行不能抑請盡適叅判以下時先生銳意於格 君乃採掇經史要語切於學問政事者彙分次第以修己治人為序名之曰聖學輯要上劄進之翌日 上御經筵謂先生曰其書甚切要此非副學之言乃聖賢之言也甚有補於治道但如我不敏恐不能行耳先生起而伏地曰自

上每有此 教臣隣極以為悶 殿下資質卓越其  
於聖學不為也非不能也願勿退托篤志自奮以成  
允德焉昔宋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  
然曰陛下此言非宗社臣民之福 殿下之言無乃  
近此乎十月先生以沈金角立朝廷不靖為憂言于  
右相盧守慎曰兩人皆士類非若黑白邪正之可辨  
末路囂囂浮言交亂大臣當陳 啓而兩出于外則  
庶可鎮靜右相然之乃於 筵中白之先生進 啓  
此未必深成嫌隙只是二人親舊各傳所聞遂致紛  
紜大臣此言欲鎮靜故耳今日朝廷雖無奸人顯著

者亦豈可謂必無小人乎若小人日以朋黨為兩治  
之計則士林之禍必起矣此不可不知也於是 特  
旨以金孝元為富寧府使沈義謙為開城留守孝元  
輩危懼不定且孝元病不堪赴塞先生獨 啓曰金  
孝元補外之說非但大臣之意與臣合實是士林間  
公論第孝元疾病深重將此筋力受任塞北則緩死  
為幸安能有所籌畫以為固邊之計且大臣之意只  
欲為鎮定之策而已非以孝元為有罪而放逐之也  
請以內地僻邑授孝元內全君臣之義外固邊圉之  
備後於引對日復及之乃改授三陟府使因白 上



沙洲先生遺稿卷一  
三六  
曰前日 上批有未安者謂人臣食祿則當效死是人臣自言則可矣在 上則不當發此言也人君當量臣子才力擇授可堪之職人臣則當死生以之夷險一節重祿深恩固所以結臣子之情然人臣當以分義為重若只慕恩祿而效忠則他人亦必誘以恩祿矣 上然之先生又 啓曰古者無學問之名日用彛倫之道皆人所當為別無標的之名目君子只行其所當為者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彛倫隨晦於是行其所當為者名之以學問學問之名既立反為世人所指目吹毛覓疵或指為偽學使為善者諱秘

遷就以避學問之名此後世之大患人君須主張學問使俗流不得謗議可也 上謂先生曰予觀往史時代漸變夏不及唐虞商不及夏周不及商今代固難復三代之治也先生曰世道固漸降矣雖然若行古道則豈無復古之理乎程子有言曰虞帝不可及已三代決可復也蓋唐虞無為而化後世所不能及若三代之治則苟行其道必可復也只是不為耳三千年來為之而不成者不可見矣十一月夜對 啓曰天理人欲間不容髮二者初非二本未發時只是渾然天理而已每於動處善惡分焉心動然後乃有

人欲 上曰動者因氣氣有清濁故善惡分焉天理人欲初非並立於心中也對曰 上教當矣天理人欲初非二本而既分之後界限甚明非天理則是人欲非人欲則是天理未有非天理非人欲者也 上曰所行雖善而或有求名之心則亦不可謂天理也 先生曰心欲求名而矯情為善則是亦人欲而已 上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而簞食豆羹見於色其無根本如此且好利者不能欺人好名者善於欺人其弊大矣先生曰 上教當矣但為善者與好名者辨之甚難若見為善者而輒疑其好名則無好善

之實矣此不可不知未幾謝病辭職適授西班牙丙子先生既適副提學朴思菴淳每於 經席薦其賢且才可用 上曰此人矯激且不欲事予予何為強留乎自古許退而俾遂其志多矣賈誼讀書能言而實非可用之才漢文之不用誼真有所見也金孝元既出之後朝論便激欲深治之先生極力止之務欲調和鎮定而前輩則尤先生之不攻孝元後輩則尤先生之不用孝元論議中分皆以先生為非先生當初於東西亦無偏重之見只欲保合人才惟賢是取東人反以先生為主西必欲去之或謂先生曰天下無

兩是兩非公於近日事不分是非務欲兩全如何先生應之曰沈金之事非關國家而自相傾軋至於朝廷不靖真是兩非也雖曰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和解消融可也必欲是此而非彼則方生之說相軋之勢何時可了乎先生上既不得於君父下則僚友不從其言遂決退意士類知先生將退多來就別東西雜坐先生曰吾今欲為定論諸公試聽之權奸濁亂久矣摧陷廓清使士論得伸豈非方叔諸公之功乎仁伯若為國事則宜無失巨室之心而乃排抑前輩使前輩懷憤士林自相角立此則仁伯之罪也既

如此故公論裁抑出補外官已得中矣而猶嫉之太甚攻之太劇此則前輩之罪也如此論斷得其事情矣皆曰此言真是公論三月解官歸坡州拜右副承旨大司諫吏曹叅議全羅監司兵曹叅議等職皆不就丁丑歸海州先生嘗慕張公藝同居之事至是立祠堂築居室請伯嫂郭氏奉宗家神主以來大會兄弟子姪同居以遂平生之志拜大司諫不就時上將親祭于大院君廟弘文館上劄以為禮不可祭于私廟上大怒曰誰作此議將詔獄鞫問大臣救解乃止先生聞之曰主上於大院君之廟親行祀事

於禮無違於情所必至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或疑  
祭大院君若用君臨臣廟之禮則子不可臣父若用  
子入父廟之禮則有妨於尊正統此非稽古之說也  
公朝禮以君為尊故雖諸父皆行臣禮但親父則不  
可臣也家人禮以尊屬為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  
若孝惠於宮中坐齊王之下是也學宮禮以師為尊  
故雖天子亦有拜老之儀若孝明拜桓榮是也況大  
院君誕生 聖躬假使尚存 主上必不敢臣而相  
見於宮中必拜矣今入其廟用姪子祭叔父之禮有  
何不可戊寅三月以大司諫赴 召時 恭懿王大

妃升遐 上方在哀疚中故不忍安居一出謝恩而  
已本無供職之念還向坡山有舟行不忍終南遠為  
報篙師莫舉帆之句五月又拜大司諫上疏辭職且  
言 殿下若欲知臣可用與否則當問以時事言不  
可用則願勿更召 上答曰諫長不可久闕茲適本  
職如有所懷可實封以聞乃上疏極陳時弊且陳救  
時之策過萬餘言言甚剴切政院請更召乃有 召  
命未幾復拜大司諫先生不知旋授大司諫只辭  
召命而 上遽命適之政院王堂皆以為不待自辭  
徑適諫長既非故例亦非待士之道 不允牛溪先

生讀先生陳弊疏曰真所謂直言極諫經世之策此  
疏蒙 允與否乃關時運非人力可及居數日拜吏  
曹叅議先生竟辭不至時士類中分東盛西衰一時  
進取者咸趨入於東扼腕以為東是西非尹現與金  
誠一同作銓郎議論矛盾遂成嫌隙現之叔父斗壽  
季父根壽皆在要津扶西抑東東人深嫉之金誠一  
於 經席啓曰全應禎以行賂受罪而亦有載米行  
賂者貪風未戢矣 上問何人誠一對曰珍島郡守  
李銖臺諫請治其罪 上命下銖詔獄曰只治與者  
不治受者可乎臺諫乃舉三尹為受者先君子以大

司諫受賂自鄉還 啓曰三尹俱被擢用別無大段  
過惡受賂事安知非陰中者所造言乎徐待獄成治  
罪未晚而遽拈出三人之名泛請治罪非待士之道  
於是兩司憤激掌令李潑拮撫醜詆無所不至憲府  
聞李銖之米接置于市人張世良家乃托他事捕繫  
世良因移囚禁府必欲成獄考掠至二十餘次殆死  
而終不服或謂世良曰汝若承服則可免死何苦忍  
杖世良曰我豈不知不服則死服則生乎但實無是  
事安可自貪其生而陷人於死地乎 上以世良久  
不服疑銖獄不實 命釋之政院爭之至四啓 上

大怒盡罷適承旨先君子素負清望後輩亦或咨稟至是大乖鄭松江澈不直此獄事語頗及之東西自是更無相合之望先生聞之曰李銖行賂虛實未可知而張世良接米之罪甚輕以世良為干證必欲其直招則為干證者考訊例不過三次何可濫加二十餘次乎設令世良為正犯國法非死罪則不可限輸情窮治世良之罪不過杖之而已安可以輸情為限乎後輩識見不明用意不弘只恐獄不成反中其禍不念殺無辜之為害義不顧前後是非而唯獄之務成不可使聞於他人也又答李潑書切責之已卯五

月復以大司諫 召先生辭疾不就上疏論東西分黨而東人攻西太甚欲強定是非請洗滌東西保合士類使之一心徇國言甚激切 上以疏辭不中命適之七月白叅贊仁傑上疏極論保合東西之策仁傑將陳疏而恐其辭不達意請先生修潤先生憐其憂國之誠臨死不渝乃依其言為改草至是正言宋應洞聽李陽元指噉 啓曰白仁傑之疏出於李珥之手仁傑老妄不足責珥以 經幄舊臣凡有所懷宜直達無隱而乃敢匿跡回互隱然代述請正人臣詭秘不直之失於是兩司玉堂是非相持仁傑陳

疏自明曰宋之程頤代彭思永作論漢王典禮疏代  
富弼作論永昭陵疏代呂公著作應詔疏此等事先  
儒亦嘗為之故臣用李珣之文而不以為嫌向人無  
隱故傳者以為珣誘臣上疏臣雖無狀豈敢以非臣  
本意而聽人所教為此疏乎庚辰冬拜大司諫承  
召自海州入京辭不許引見問以凶歟之狀且曰  
久不相見無乃欲有所言乎先生請移粟賑飢歷陳  
治道之要因白上曰自上加恩禮于成渾近古所  
罕上曰渾之賢予已聞知第未知其才如何先生  
曰才亦非一般有可獨任經綸之責者有好善而能

用羣才者成渾之才若謂之能經綸天下則過矣其  
為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此豈非可用之才乎辛  
巳正月白虹貫日先生率同僚請修政以弭天災先  
生初無從政之志見上頗有向用之意又見士論  
潰裂欲留而調劑士類問先生以當務之道先生曰  
當今患在君臣不相知士類不協和須通融為一  
不相疑阻而相與積誠以回天意此是第一策也  
二月講春秋啓曰程子曰後王若知春秋之義則  
雖無禹湯之德亦可以法三代願殿下每讀此經  
必思如何作為可回三代之治則必有益矣是歲大

早平安黃海凶歉特甚國儲已罄救荒無策 朝廷恬然無所猷為先生深憂之乃於 筵中啓曰若不變通弊法以濟艱難而只欲移粟活民則粟亦已乏無可移者矣我國貢案失宜故防納之徒以牟利而齊民困苦今須改定貢案均敷平定而使之必貢土產則民解積苦矣且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勤怠係於監司監司數易故皆苟經歲月間有盡職者亦未及施為須以大邑為營久居其職而別擇制治之才可堪公輔者授之則必有其效矣退與同僚商議上劄又請變通弊法改定貢案久任監司併省州縣

且請用賢以作人才修己以清治本去私朋以和朝廷時 宗系之誣雖蒙 聖旨許改而未及頒降會典纂修垂畢先生慨然曰匹夫受誣尚能伸雪安有國君受誣二百年不伸者乎此由使价不得其人故也乃 啓請擇遣奉 教製進奏本 上曰善哉蔑以加矣大事將必諧矣六月特陞嘉善拜大司憲再辭 不允時朝議益携貳隨事潰裂掌令鄭仁弘典翰李潑素嫉沈義謙必欲劾去先生力止不能得言於牛溪曰鄭必欲擊去方叔此甚非是然我若不從則鄭必怒而下去其徒必執此而攻我矣我去則無



復保合之望矣勢將黽勉而從之矣牛溪然之而歎  
曰鄭可謂平地起風波矣先生遂與仁弘議草 啓  
辭曰此 啓辭十分停當此後不可添刪仁弘唯唯  
一 啓之後仁弘添以義謙援附士類以助聲勢等  
語 上問士類何人仁弘對曰所謂士類者義謙與  
尹斗壽根壽鄭澈等諸人相與締結窺覘形勢也先  
生謂仁弘曰年前時論過激故季涵以為過果有不  
平之言此非為義謙也季涵是介士也若以為締結  
義謙以助聲勢則冤枉極矣君須避嫌為澈分疏然  
後某可供職仁弘乃屈意從之先生與同僚將處置

仁弘僚議不一互為避嫌尹承勳為正言以先生為  
黨護松江欲論適而僚議不同獨避嫌以 啓於是  
公論以為承勳當適而時輩深嫉松江王堂之論至  
欲獨留承勳並適兩司李潑金字顯依違兩間上劄  
不分是非請並出兩司先生曰時論之偏我不能匡  
救三司皆無公論我不可無言乃避嫌 啓曰王堂  
劄論其言糊塗如是而能底鎮定者未之聞也大抵  
鄭澈疑士類之過激屢形於辭色士類亦不深究澈  
之心事而詆斥過實士類之疑澈愈甚而澈之不平  
愈深澈固不是而以澈為黨於義謙者亦不得為公

論矣彼承勳不過承望士類之風言為趨附之計耳  
士論如此豈有寧靖之時乎兩司以指斥尹承勳為  
太過請遶先生 上下峻教不允而屢啓乃 允特  
出尹承勳為新昌縣監先生既遶大司憲公論皆以  
時輩所為為害正先生見同朝之士皆無識見殊鬱  
鬱不樂曰我欲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時輩則自是  
已見寧誤國事我若退去則時事尤潰裂故隱忍不  
去耳後因入侍引咎自陳且言尹承勳不可折之太  
過 上優答而已方三司之攻先生也朴思菴淳歎  
曰年少輩識見暗昧如叔獻可作儒宗時輩當聽命

而乃以細事爭競至此置國事於度外可謂逐鹿而  
不見泰山也九月拜藝文提學司諫院大司諫上疏  
辭職曰當今急務在於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臣不  
能鎮定請為庶官以盡葵藿之誠 上答曰具悉卿  
意可勿辭竟以疾遶 上憂度支未得其人大臣首  
薦先生特陞資憲拜戶曹判書辭 不許 上以天  
灾延訪公卿先生進 啓曰天道玄遠誠難窺測第  
以古史觀之治亂之形已定則無灾異灾異必作於  
將亂之際雖賢君亦不免灾異盖天心仁愛欲使人  
君儆省興治也我 朝立國幾二百年至于今日如

老人元氣垂盡不可復振而幸有 聖上出焉此正將治將亂之幾也若於此時奮興振作則為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不然則將至於潰敗漸盡而莫之救也人君必知一世之弊然後可興一代之治如醫者必知病根之所在然後方可對証用藥今日之弊誠難枚舉大槩病根不能委任賢才之故也今不能做實功而欲望其無災得乎至於革弊一事臣有妄計請令大臣商議設局名之曰經濟司使大臣領之而擇士類曉達時務留心國事者與其選凡有建白之言皆下司商議以革弊政則天心庶可回矣又 啓

曰今欲明教化則必須尊獎先賢使後學有所矜式本朝名儒雖不可悉入祀典如趙光祖倡明道學李滉沉潜理窟此二人誠可從祀以起多士向善之心他日入侍 啓曰延訪求言未聞用某策救某弊如此則徒為文具何以應天變乎 上曰何以則可應天變乎先生曰若 殿下不先立適莫之心與大臣及識時務者商確救時之策不以更張為主亦不以膠守為主 祖宗良法廢而不舉者修舉之近規之貽患於生民者革除之新策之可以利國活民者講行之如是勤求匡救之術日有所為則人心世道可

變而天怒亦可弭矣不然而只以恐懼修省為名而無其實則將何以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乎是冬拜兩館大提學累辭不許先生每嘆浮文之弊及典文衡痛革此習凡試取必以理勝為主壬午春拜吏曹判書三辭不獲先生專以革舊弊清仕路為務如簡賢士以充臺憲之任擇學行以為師儒之官舉恬退以礪名節之風薦吏才以試臨民之職重監司之選嚴守令之薦皆一時所請施行者也秋拜議政府右叅贊陞崇政拜右贊成皆辭不允奉教製進人心道心圖說金時習傳學校規範先是上於經席

論及士習偷薄師道廢弛之弊命作擇師養士之規先生商量構思以擇師養士為事目又作學校模範十六條以補學令冬 皇朝遣國史編修黃洪憲工科給事中王敬民來頒詔三公薦先生為遠接使逆於境上兩使注目良久問於譯官曰頗有山林氣象無乃強起林下士以償我耶譯官對曰三場壯元久居侍從中年退居林下有年今則國王倚任已久實非林下士也又問曰然則豈作天道策者乎對曰是也兩使領之及途次賡和兩使題詠先生操筆立成而詞意俱美詔使嘆羨曰大手大手知先生為

有道君子禮敬甚至必以粟谷先生稱之入京謁文  
廟見壁上書程子四箴請先生講解克已復禮為仁  
之義先生即為說以解之詔使讀至五六遍曰此說  
極好當傳布中朝回程至江頭臨發正使遽出七言  
古律各一首求和先生以行旆將發即就座上自寫  
以呈兩使傳玩臨分皆戀戀至執手揮淚而別論者  
謂詔使致敬近古所未有也俄拜兵曹判書三辭癸  
未正月又辭終不許本曹事務煩劇又值胡變殘  
牒雲委剖決如流而備邊司許多籌畫咸推先生裁  
決焉布置策應各適其當號令嚴明緩急有序人情

信服上下倚仗時昇平日久軍備虛疎調發相繼兵  
食俱乏先生建請募庶孽及賤隸入戍北邊而使無  
武藝者納粟于邊庶孽則許通賤隸則從良皆一時  
便宜而實 祖宗朝已行之規也禁錮庶孽已過百  
年人皆習熟見聞而先生獨以為王者立賢無方不  
可廢棄人才每欲通庶孽仕路而至是 啓行之流  
俗頗多不悅又進六條曰任賢能曰養軍民曰足財  
用曰固藩屏曰備戰馬曰明教化皆切時之務也又  
上時弊疏其大略言和朝廷而革弊政其本也調兵  
食而固防禦其末也先生之意蓋欲盡革燕山朝弊

政及近來謬規一遵 祖宗全盛時故事興衰補弊  
率由舊章惟以 文昭 延恩之祭 山陵朔望之  
祭為非禮以為雖未能一朝據禮盡廢而煩黷已甚  
非可繼之道請於 山陵只祭四節 兩殿日行一  
祭以謹祀事以紓民力此先生立朝建白大議論也  
上見朝臣皆庸瑣無能充位持祿而先生公忠不黨  
至誠憂國倚任頗專多用其言而時輩忌憚愈甚日  
夜偵伺謀所以傾陷之者凡有建白動輒沮撓浮議  
交亂謗言繁興而時事決不可為矣夏北胡再舉入  
寇國內騷動抄發射手官無戰馬難以卒辦先生懲

乙卯戰士之掠馬深以階亂為憂募所抄三等以下  
許令納馬免防以給一二等之應赴者初欲 啓請  
而恐鮮應募者乃先下令試募之於是納馬者雲集  
而戰士臨行不可緩期遂先頒馬而後 啓聞 上  
既允之行者以得馬為幸留者以免防為喜公私兩  
便又請出軍資監綿布計給衣資減百官祿以給赴  
防者之妻孥軍情大悅不知有防戍之苦而應募輸  
邊之粟亦足以繼餉矣一日有邊報 上命召先生  
先生方患眩暈力疾趨 命未及政院疾甚不得已  
入卧内兵曹於是三司以專擅權柄驕蹇慢上論劾

所謂專權指納馬免防不先 啓請也慢上指承  
召不詣政院也先是許曄為慶尚監司得病危重其  
子筠以應教呈辭省親挾妓游戲不謹侍藥曄竟不  
起及先生典選時輩將擬筠以直提學先生斥其事  
而不許筠之徒多怨之朴謹元為吏曹叅判先生曾  
勸鄭公芝衍劾以徇私失政先生為大諫時又劾謹  
元貪鄙巧詐且先生中立不比激濁揚清收用西人  
之可用者沮抑東人之偏私者由是諸憾蜩起毀言  
橫流醞釀媒孽其來已久至此而乃發累啓 不允  
先生陳六疏引咎請罪 上曰寥寥千載君臣相遇

得做功業者絕無而僅有之卿不親聞向者之教乎  
予命之退然後退丁寧一言神鬼亦知之卿何忍今  
日欲辭去也前後 批辭愈益懇切促出甚至先生  
遂詣闕復啓 上終不允臺諫宋應旼等復劾以無  
臺諫蔑公論許筠為典翰自尊劄率同僚論 啓至  
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妬賢嫉能禦下殺上以成其  
私其志欲將何為等語 上以手教下大臣曰近因  
李珥言語間事臺諫相激爭辨反覆纏繞至於玉堂  
上劄比珥於誤國小人此非發於偶然言語間事也  
蓋珥自前裁抑新進之士惡其趨時黨附累為陳論

由是見忤於時論者久矣遂因小失乘時俟釁必欲  
劾去而後已凡公卿大夫承召不來者多未聞有以  
慢上論之者是何臺諫之言獨能直截於珥也其納  
馬不稟亦不過許多事務間趨未取稟耳是豈擅權  
而然哉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人君之於小民尚且  
不可以情外罪名輕加於其身况宰相耶既曰擅權  
慢上則何不明正其罪照以王法乃敢請以罷職有  
如乙巳奸臣輩目之以叛逆而罪之以罷適者之為  
耶此所以珥不心服累辭之際果有涉於自辨豈有  
忌克忿心於言官哉所貴乎臺諫者身任公論爾若

陰濟已私以為排擯傾陷之計則烏在臺諫之道也  
卿等如以珥為誤國小人則當明辨斥退不然攻之  
者是小人也安有人君用小人而可以為國之理乎  
分別淑慝其不在今日乎卿等不宜含糊不辨大抵  
朝廷朋比分黨國事日去而大臣不為分別則將置  
國事於何地耶乃以兵務久曠姑適其職先生退歸  
坡州朝野憤激物論譁譁牛溪先生上疏極陳三司  
構陷之狀 上命招三公仍 傳曰頃日問卿等以  
賢邪是非而卿等乃敢為含糊之說予固以洞燭卿  
等之心而隨後處之之教則已諭矣今觀成渾疏大



臣事君之道果如是乎當初排擯李珣誰所為也其朋奸之類又誰也其辨別以啓朴思菴淳以首相請對極陳先生忘身徇國之實許宋飾誣害正之罪宋應漑因避嫌復捏虛醜詆無所不至於是太學及湖南儒生相繼抗章申辨朴謹元為都承旨前後累啓至以儒生疏為悖亂 上洞燭情狀 下手教竄逐朴謹元宋應漑許筠等其徒上疏救之 上答曰觀此上疏只是謄寫三司啓辭邪黨言之如此無足恠者至於以李珣為黨云其能以此說動予意乎苟君子也不患其有黨唯患其黨之少予亦法朱熹之

說願入珣渾之黨也自今以後爾輩以予為珣渾之黨可也爾輩尚復有說乎唯詆斥珣渾則必罪不赦矣先生自坡州因下海州未幾以判敦寧府事 命召先生陳疏懇辭 上答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耶是何以卿之為人而不得於時也意者天其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將任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也天之於卿可謂曲成而玉汝矣今日之事於卿何損焉已特拜吏曹判書且有 召命先生復陳疏辭入京又辭 上即命引見先生引啓陳謝請疏放三竄因乞致仕皆 不許先生與牛溪前後 引見力

請放還三竄退而相謂曰三人雖不可謂無罪以言  
獲罪至於投之魑魅之鄉非所以示後嗣此事不可  
不反覆陳 啓以回天意時時輩布列臺閣懷疑顧  
望無意共事先生歎曰時輩之心公者觀我所為久  
當明我赤心與之同事矣甲申正月初三日始感疾  
十四日聞徐益受巡撫之命將往北道扶疾口號方  
略六條使弟瑀書以贈益自是病尤劇翌日卒年四  
十有九疾病 上命醫問疾賜藥計聞 上哀憫命  
進素饘輟朝三日乃遣禮官吊祭祭文有曰盡瘁乃  
已卿則何悲中流失楫予甚痛之且令公路州郡護

送其家屬以是年三月某日葬于坡州斗文里紫雲  
山某坐某向之地從先兆也先生之配曰貞敬夫人  
盧氏谷山望族知中樞府事重禮之玄孫考諱慶麟  
宗簿寺正妣安東金氏繕工監正諱漢老之女夫人  
生于嘉靖辛丑丁巳歸于先生仁順慈和配君子無  
違德事庶母如事母承奉宗妣郭氏極其誠意待衆  
妾以恩視之如姊妹撫妻子如已出至自抱持鞠育  
之雖侍婢之賤未嘗加以威怒蓋其性度和順也甲  
申春奉先生几筵歸海州朝夕上食必與二妾親自  
精備三年之後遇朔望必哭泣而奠撫憐奉祀妾子

出於至誠凡家政細大一使主之而已不與焉顧恤諸姪甚於私親而於宗姪尤篤以坡州田收盡為助祭之資凡待宗族接隣里一以先生時為法人以為是觀感所致壬辰之變聞賊渡海語子姪曰我本以病人不能騎馬且此大盜彌滿一國必無偷生之地與其轉死他鄉寧死於坡山墓側吾志決矣爾輩勿以我為念善為避兵他日亂定好收吾骨於墓側子姪對曰寧有是哉夫人笑曰爾輩以我死為難乎吾喪所天已八年吾之命不亦頑乎况逢大亂不死於墓側而苟且偷生有何義乎吾志決矣勿復言四月

晦 大駕西幸乃奉神主歸坡州墓所及賊至夫以猶守初志不離於墓側卒以五月十二日遇賊不屈遂被害明年 大駕還朝命旌表其閭夫人有一女早夭側室有子二人曰景臨曰景鼎女一人為進士金集妾景臨有子五人曰穉曰稱曰拒曰積曰某女一人幼景鼎子二人曰稔曰某女一人幼金集妾有子女四人皆幼先生天稟極高忠厚愷悌容儀秀發神彩動人其言有物其行有常寬而有制和而有節喜愠不形於色恚罵不發於口行步必詳動靜有法一見輒知其為有道君子也其為學也以收心養性

為本而一於主靜遂暫染禪學一朝釋然開悟去邪  
歸正醇如也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道無不研  
窮玩索洞見大原體之於身心而推之於事為紛華  
之中自持愈嚴屋漏之隱謹獨無愧見識精詣踐履  
篤至而每以為未足勇往直前唯恐不及雖於世味  
一切淡泊而至應物處事則條理詳密不遺錙銖每  
日晨起整齊衣冠詣祠堂焚香拜謁退坐書室涉覽  
經傳尤喜朱子大全嘗患胃疾故讀書不喜出聲而  
若遇理會自得處輒欣然朗讀而止自晨至夕必有  
所事或讀書思索或朋友講論或應接事物非有疾

病未嘗偃卧枕席講說道理精微透徹多聞先儒所  
未發者試撮其大者而言之雲峯胡氏以為性發為  
情其初無有不善心發為意便有善不善退溪先生  
以為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胡氏  
以情意為二歧退溪以理氣為互發而先生辨之曰  
心之體是性心之用是情性情之外更無他心故朱  
子曰心之動為情情是感物所發底意是緣情計較  
底非情則意無所緣故朱子又曰意緣有情而後用  
心之寂然不動者謂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謂之情  
心之所感而絀繹思量者謂之意然則心性果有二

用而情意果有二歧乎五性之外無他性七情之外無他情孟子於七情中剔出其善情目為四端非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也情之善惡夫孰非發於性乎其惡者本非惡只是掩於形氣有過不及而為惡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四端七情果為二情而理氣果可互發乎夫以心性為二用四端七情為二情者皆於理氣有所未透故也凡情之發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理氣混融元不相離若有離合則動靜有端陰陽有始矣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曰

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互發者豈不謬哉牛溪以為朱子論人心道心有或生或原之語似與退溪之意合四七之與人心道心雖其立言意味差有不同皆其說性情之用耳理氣互發之說非天下之定理則朱子何以有或生或原之說耶先生曰感動者固是形氣而其發也直出於仁義禮智之正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其源雖本乎天性其發也由乎耳目四肢之私故主乎氣而目之以人心道心只是一心而隨其發而異其名耳若曰理氣互發則是理氣二物各為根

抵於方寸之中未發之時已有人心道心之苗脉理發則為道心氣發則為人心矣然則吾心有二本矣豈不大錯乎退溪以四端為由中而發七情為感外而發以此為先入之見而以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主張而伸長之夫心必有感而動而所感皆外物也天下安有無感而由中自發之情乎所感有正有邪其動有過有不及斯有善惡之分耳今以惻隱言之見孺子入井然後此心乃發所感者孺子也孺子非外物乎安有不見孺子之入而自發惻隱者乎就令有之不過為心病耳非人之情也朱子之說意必

有在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非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先發也且言七情則四端在其中非若人心道心之相對立名也既曰道心則非人心既曰人心則非道心故可作兩邊說下矣若所謂四端者則只是七情中直出者也何可謂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而分兩邊說乎前後往復殆至十數書皆在兩先生文集先生於心性情理氣源頭極深研幾通透洒落故其見識言論非近世諸儒所可及其居家也孝友因心自少有宗族同居之志家世清貧骨肉離散常以是傷之伯兄早世家累在懷德迎

致子家撫養其子女訓誨成長婚嫁以時捐已臧獲以給之財用諸事使宗姪掌之每與仲兄季弟誑姪諸甥相聚一堂連枕而宿歲時佳辰若有滌食命弟彈琴使少長歌而和之極歡而罷凡祭祀一依朱子禮朔望祭後內外親會坐正寢先生坐東庶母及郭氏與夫人坐西受子姪婦女等拜又令子弟讀所著同居戒辭以警之婢僕亦於庭下分男女序立以次行禮又以方言譯戒辭諄諄告飭率以為常國法嚴禁屠牛犯者至於徙邊先生曰國禁不可犯自是牛肉不用於祭不入於口凡人之饋遺必擇而受之雖

騶直盡散與親舊事庶母致其誠卒化其暴悍使奴僕先恩後威家庭之內肅穆如朝廷居常遠女色嘗以省姊行到黃州有名妓近房即明燭以拒之其和而不流如此先生雅好山水凡勝地無不往觀如海州潛陽洞箴仙洞乘仙巖寒巖洞浩然亭乃游詠之地也常與學者五六月乘輿而往汭流上下日夕忘返有時携酒飲不至醉微醺輒歌詠自娛以舊業在坡州栗谷村故曾修花石亭于故址自號吳石後改卜于首陽山之西溪山秀麗巖石奇瓌盤回屈曲者九區而高者辟立如屏下者渟流作潭如武夷九曲

之狀先生杖屨逍遙行至第五曲曰此可居矣名之曰隱屏乃作精舍且立祠宇專祀朱子而以靜菴退溪配焉春秋奠享如儀時率諸生詣廟庭行禮出廟門分庭而揖朔望則用公服開中門焚香行禮而退即所謂石潭書院者也其立朝也引 君當道必以唐虞三代為期勸講格致誠正之學臨文論說多有所發明每請立志遠大以定其規模恢張公道以立其紀綱旁招賢俊布列朝著變通弊法痛刮民隱而至於章疏之所陳勤懇懇莫非為治之急務或君舉失當則必正色直言冀回 天聽雖迫之以雷

霆之威而守正不屈 上亦虛心聳聽多所歎賞或至日是罷對金應南嘗自 筵中出謂人曰不圖今日復見三代都俞之盛云嘗於 筵中請預養十萬兵以備緩急否則不出十年將有土崩之禍柳相成龍以為無事而養兵養禍也時久安恬嬉 筵對之臣皆以先生言為過先生出謂成龍曰國事危如累卵而俗儒不達時務他人則固無望君亦為此言耶逮壬辰之後柳相於朝嘗語人曰到今見之文靖真聖人也若用其言則國事豈至於此乎且其前後籌策人或訾議而今皆鑿鑿中窾真不可及栗谷石



在必能自為於今日矣誠所謂不待百年而知也嘗  
以為朝廷不和則無以為治自東西相軋之後必欲  
打破東西混融彼此兩出沈金于外以為釘定之計  
而西人欲深治金孝元則力止之及駁罷沈義謙之  
時東人之議太甚至欲並斥士流則裁抑之與之辨  
爭先生之意只欲調協士類共濟國事而已實非有  
所偏倚者而是非相激爭咎先生先生道與時乖難  
進易退而只緣 國家多事新經 詔使又值胡變  
無隙可退蹇蹇匪躬而挾憾之輩興心嫉妬乃敢顯  
然攻之其禍將有不可測者幸而公論不泯是非自

定於先生有何損益其教人也不問貴賤而來者受  
之無分智愚而各因其材使學者先讀小學次讀四  
子以及近思錄心經必以立志為先而期至聖賢躬  
行為務而盡其孝悌以敬為入道之要誠為聖學之  
根循循然善誘不倦於四書三經患其口訣釋義不  
精或違本旨多所更定而小註諸說同異亦頗取舍  
點抹於小學書病其舊註訛舛詳略互異乃擇精要  
刪繁亂而有未備者補以己意名曰集註且以初學  
不知向方又無堅固之志而泛泛請益則無補也為  
著象蒙妄訣使知立心飭躬奉親接物之方又作

規以申之約束以警之嘗語學者曰道非高遠只  
於人倫日用之間隨事各得其當而已但不學之  
心地茅塞識見茫昧故必須讀書窮理以明心行之  
路然後造詣得正而踐履得中矣學徒聞風遠近咸  
集盈堂溢齋後來者無所容又於海州野項不設社  
倉一以勸德業一以救患難先生聞人之善未嘗隱  
見人之惡不欲揚待人開心見誠無所隱伏或譏其  
輕許人物先生笑曰彼既以誠來我何不以誠待乎  
先生卒士大夫相吊於朝處士相吊於家至於窮村  
父老亦皆咨嗟涕泣曰生民無福太學生三醫司各

司胥吏皆來哭奠發引之時禁軍市人等奉炬左右  
哭而送之嗚呼我東方自箕子以來仁義忠信禮樂  
衣冠以君子之國見稱於中華而研究性理之士寥  
寥乎其無聞至麗末鄭文忠始以道學倡之名儒繼  
作盛於我朝而學造高明才堪經濟而進退以義  
者趙文正及先生而已卯之事令人氣塞忍言哉  
先生以明道為己任濟時為己憂雖在林泉未嘗忘  
君累承綸命進不隱賢而空言無施雖刀下雖  
然先生論學之旨昭載於著述諒篇而建白謀狀見  
於前後早疏者具在集中有志之士苟能因其言

求其心。其策體之於身而施之於國則先生道雖不得行於一時然其為萬世開太平則其可謂遠且大矣。天生命世之大賢夫豈偶然哉。金長生撰。

庚子年間余為安城郡守金叅議字顥為名再度過去言及先生事吾問曰先生在世時親聞其於公極稱道而今者裒集先生文集得見先生與公書亦多推許之語後來何以與先生相違也。字顥答曰其書在於何年間耶。答以丙子丁丑年也。字顥曰粟谷若在今日亦未知如此否也。因言曰粟

谷不聽吾言故也。吾問曰所不聽之言何事也。字顥曰癸未三司誠小人也。粟谷與之同事可也。而吾反覆論之而不聽吾言故如此也。吾答曰公之所言未曉得也。字顥曰何如。吾曰公既以三司為小人而又尤粟谷之不同事何也。三司既為小人則何可同事也。若不與君子同事則非矣。具小人不同事又何非也。粟谷之不聽公言宜矣。字顥嘻笑曰公言然矣。粟谷之所為亦非矣。三司之為小人其間有輕妄無計慮之人多發不中之言以文誤而也。粟谷亦激而成之。云此論非。

沙溪先生遺稿卷之七  
論猶志紀  
金字之言為然近來一種苟且論猶志紀  
生亦有紹述字顥之論者爭以先生不與三司  
事之失其時三司聯名請罪舉朝靡然各謂不測  
之地其為設心極其凶慘未同而言古人所耻也  
而况與之同事乎先生雖欲苟合同事亦不肯  
與之同事如之何其可為也字顥之意以三司濁  
亂之罪歸之於李徵李景燁而欲免三司之罪若  
不干與者然其計誤矣然先生啓達 筵中欲放  
三竄不得蒙 允若假之歲月則先生之志必行  
矣

逆賊鄭汝立矯飾欺世以讀書為名以先生為當  
世儒宗對先生門徒輒以為聖人及朴謹元宋應  
漑許筠之竄也與先生書曰魑魅魍魎已伏其辜  
巨奸尚握時論樂禍之心囂然未已若不除去他  
日之禍有甚於今日及先生之卒也見東人之勢  
甚盛又聽李潑之言諂付時輩於 筵中 坐詆先  
生及朴思菴淳鄭松江澈諸人 上惡其言 痛斥  
之柳成龍利其付已且欲植其黨引而往 極稱  
於 上前許以山野朴直之士後日先生之 王李  
景震 女乞所與 先生書騰書上 東達

為臣一  
和見鄭汝立書者乎校理一德馨  
 之友李貴持而示之得見之  
上知汝立反後  
 狀以今之邢恕斥之及其逆節之現露也  
或語  
 人曰柳而見以鄭賊為山野朴直之士今何如也

沙溪先生遺稿卷七

